

花田金玉緣

繡像仿宋完整本

廣益書局刊行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新二版

花田金玉緣

洋裝一冊 定價三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校勘者 胡協寅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上海河南路

序

在人類的生活中尤其是戀愛的生活中有許多缺陷的確如精衛之填海是無法彌補的可是人類是善於自欺自慰的動物偏會幻想出女媧煉石補天那樣的虛構來因此那種喜劇式的作品在文學史上繼續不斷的出現尤其是在中國的傳統又壇上即使有許多悲劇的題材結束總要拉上一個大團圓或強作無謂的因果報應給人們精神上以麻醉一下的可是也許是中國又人的想像力不豐富吧很少有推陳出新的空中樓閣結構出來即如一些描寫才子佳人的小說總脫不掉開口文君滿籥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窩臼而那些離合悲歡的情節也好像有一種陳套也似的譬如私定終身後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的確可以成爲一種公式了這類小說怎樣能夠吸引讀者的興味呢這一部花田金玉緣的題材及結構在才子佳人的小說中比較上是不落陳套的牠以花天荷柳藍玉柳靑雲趙瑞紅四人的婚姻過程爲主要本事以兩粵峒賊的猖獗和潰滅橫貫其間他們的戀愛脫盡一切私訂終身抱衾自荐的陳式中間包括許多特殊的過程輕鬆的笑料的確值得茶餘酒後的欣賞男主人公花天荷並不是一個熱中功名富貴的方卿式狀元追逐者也不是生活於輕紗紅幃中祇會吃女人家口脂的賈寶玉式公子哥兒更不是偷香竊玉的張生式色情狂者他雖是個風流才子同時他還是個戰馬英雄有抑強扶弱的豪舉有掃蕩匪氣的偉業他對於戀愛對象有高尙的理想對於軍國大機也有深遠的卓識就是處於現代的國家社會中他也不失爲一個有作爲人物女主人公柳藍玉也是個不平凡的女子她的溫柔纏綿的柔情她的高瞻遠矚的眼力她的當機立斷的智謀她的雄肆闊大的口才她的巧施妙弄的風趣都證明她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高瞻遠矚的佳人處處是覺得令人可愛可敬的它如趙瑞紅的又專一又豪放的用情也是舊小說中不常見到的以這麼的人物來作題材獨闢奇境是必然的哩總之這裏有兒女的戀愛奇情有英雄的助功偉業有曼妙的筆調有變幻的結構只有令人解頤的歡情沒有令人斷腸的悲情是一部絕對的喜情小說一部既不強悲爲觀又是適可而止的上乘的喜情小說（二十三，三，二十日。）

花天荷





馬岳

趙天爵



柳藍玉

趙紅瑞



賈充

張元



葉夫人

楊夫人



柳青雲

趙人虎



賴自新

潘鳳



花皮豹

瘟火蛇



青削天

王受



繪圖花田金玉緣目次

第一回	別開仕途下詔求賢	巧遇仙人授圖察賊	一
第二回	感仙傳挺身呈妙策	惑讒言無意出奇兵	五
第三回	參悟畫圖直遊秘室	奉承公事誤捉閒人	一一
第四回	恃豪強學霸頻遭辱	未識面公子預承恩	一六
第五回	三生知己奔走粵中	二美憐才徘徊花下	二二
第六回	智監軍輸金巧釋冤	惡秀才害人暗吃苦	二八
第七回	如魚吞鈎一段姻婚	似漆投膠兩番酬和	三三
第八回	暗窺破綻逼友題詩	妙弄機關代弟聯句	三九
第九回	重然諾成美滿之姻	借連環全冥默之信	四三
第十回	俠男兒慷慨辭檄又	智女子玲瓏施妙計	四九
第十一回	花大本逼子占高魁	夏按察薦賢膺重任	五四
第十二回	賴學霸王裏獲生機	花總戎美中尋不足	六〇
第十三回	催婚愈急疑李即桃	靚面始真悟梅代杏	六六
第十四回	喬耀丈母覺硬主婚	滑突媒人幾空着急	七一
第十五回	證往事恩愛自分明	洩機謀襟懷尚疑慮	七七
第十六回	踐花田俏佳人得婿	平峒賊大丈夫封侯	八一

繪圖花田金玉緣

第一回 別開任路下詔求賢 巧遇仙人授圖察賊

是書乃明末清初清世祖開基之始斯時雖乾坤一統無如兩廣邊地化外頑民未能降格蠻峒交相爲患網戎桑國寶奉諭勘亂又因地宜未悉一時難得凱旋深恐虎魯國帑有干罪戾累次上表請授方略其略云

廣東總兵兼管廣西軍事左都督僉事臣桑圖謹奏爲臣無才無勇罪自當誅然事有難爲情有可原伏乞聖恩垂鑒稍寬一線容圖後効事臣不才蒙聖恩擢任兩粵豈不思奮力出奇掃清蠻峒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乃受事兩載所屬郡縣爲賊侵擾雖率衆禦之互相傷殺然徒耗軍糧而卒無成功臣罪固當伏斧鉞之誅但念此賊非起於一朝一夕實盤踞于萬山之中根深蒂固久矣臣非不想大舉以搗其巢然峽中窄隘不可長驅止可峽外安營誘其出戰賊性狡猾當誘之時偏匿而不出俟臣持久欲歸又乖虛而尾臣之後及臣反擊賊又退伏臣每憤而遣將搜捕無奈山路紆迴往往迷失不能至其巢穴賊路熟徑捷又入別徑而遮察險要使兵將入不可出不能故每遭其陷害臣苦思無策故惟保境以待然兩廣疆界甚遠守兵少何能偏及賊窺臣不及守之處卽爲劫掠之處及臣移守賊又移劫故賊逸而臣勞賊得而臣失臣萬不得已始議撫耳不意賊禽獸也撫其身而不能撫其心撫于一時而不能撫其久遠故金錢糜費有之然實非臣不肖侵漁也臣罪固不可辭然臣致罪之由實是如此伏乞勅下該部臣議臣之罪以彰國法倘聖恩憐所處艱難赦臣前途策臣後効亦祈廟堂熟算授臣方略或戰或撫臣方敢罄竭犬馬以報恩若廷議無所短長徒以臣爲張主臣鼯鼠之技惟以戰撫爲名以保守爲實他非臣所知也特此陳情不勝待命之至

時據按察桑國寶三疏一齊俱上了聖旨批下善該部的議具覆兵部大堂因與司官再三酌議方覆奏道若論糜錢糧撫戰俱無要領當事誠爲有罪但此賊實乃百年以來之積逋一旦要殲厥渠魁盡行撲滅誠所難能桑國寶曰糜費幾萬緡保守封疆未有少失若加重罪恐任事之臣灰心解體俱思推脫邊事付誰爲之况諄諄請廟堂勝臣等職司兵馬理宜授彼方略以爲攻取之用然此峒蠻據險藏匿若思搗其巢穴良亦不易心貪性狡欲以恩交圖報無他一時實爲無萬全之策豈敢輕措行事以圖僥倖哉雖天下一家王化無外豈有不可計之逆賊哉但思

奇功必待奇人而後成。朝廷若能結納天下，豈無麟鳳，伏乞陛下下尺一之詔，天下草莽英雄，有能獻奇計，出勇力，勦滅峒賊者，不惜封侯之賞，則馴龍伏虎，定有其人。况區區小醜哉！自授首有日矣。桑國寶且暫寬其罪，令其謹守四境，以待賢人。則東西可圖也。伏乞聖裁。覆本上去。聖旨依擬。遂令閣臣草詔布天下。不論省州府縣兵民人等，凡有奇才，異能，能滅兩廣峒賊者，不必赴京朝見，可逕往總兵桑國寶軍前獻策効力，滅此逋賊，倘能成功，論功封賞，決不食言。所過地方，供給路費。着桑國寶悉心斟酌，施行以贖前尤。特詔。詔書既下，早早行到各府州縣地方。正是：一方有難，九重憂。廊廟無才，天下求。自古功名賢者立，看誰談笑取封侯。詔書既下，早已驚動四方。一時豪傑應詔而往者，不可悉述。且說浙江温州地方，有一人，姓花名棟，表字天荷，生得美如冠玉，秀比朝霞。行到人前，皎皎如一團白雪。對人談吐，藹藹見滿面春風。凡人之品，不過造成一種，獨這花天荷，若察其爲人，却有四樣。論風流，可以稱爲美男子。言學問，可以謂之大才子。此二者，猶少年之常，獨于美人才子中，別具一種昂藏英勇之氣。徒手三五十人，不敢近。又可謂之豪傑士。及其處事，慮始慎終，必周必至，斷不輕發。又可謂之老成人。惟其具此四種才學，故世上之齷齪庸人，孟浪鄙夫，皆不足邀其一顧。已在本縣作一個秀才，却非其志。年已二十，尙落落一身，未有家室，却喜父親花大本，母親葉氏，二人康健，家基充足，又有長兄花梁代養，不累其心胸。故此得行其志。終日不是讀書作文，就是吟詩飲酒，憑弔古人，究心當世。一日，因春光明媚，帶了一個老僕，叫作花灌，一個童子，叫作小雨，去游天台之勝，游了數日。忽一日，微飲了幾杯，坐在一塊盤石之上，看那落花飛入流水，在天台中翩翩有緻，因細細賞玩，欲作詩題之。忽見一個白鬚老人，走到面前，看蒼花天荷大聲說道：「少年英俊之人，爲何不努力功名，訪求佳偶，以快生平？」却在此間看山玩水，作世外情緣，豈不辜負光陰虛此美質也？」花天荷從不結交朋友，以朋友中無知己也。今忽聞老人之言，大有驚醒。又見那老人仙風道骨，不是尋常，不覺立起身來，拱手致敬道：「老丈良言，不啻藥石。正中着花棟之痛癢，夢寐中亦不可得聞。老丈忽從天下教真出意外，敢請少憩，以領其餘。」老人欣然，就同坐於磐石之上。花天荷有隨攜的酒食，遂命小雨擺在石上，邀老人對飲。老人也不推辭，竟欣然而飲。飲了數杯，花天荷方開言道：「適蒙老丈良言，雖曲盡花棟之痛癢，然我花棟之痛癢，非天之害我，實我之自取其害也。老丈雖有此藥石之言，恐不能起我沉疴。老人道：「秀才差矣。秀才之病，既自知之，又知予言會是石，則着手成春，沉疴起矣。又何爲不能？」花天荷道：「譬如老丈所言之功名，人生世上，既讀書負才，豈不願就，但書生借筆墨之靈，博取一第，毫無所濟，而紆金拖紫，坐享天祿，猶以丈夫自期，豈不有愧。若欲效

傅介子班定遠立功異域。今又非其時也。此予功名所以爲一病。譬如老丈所言之佳偶。人苟有情。雖能免此。但思偶者對也。既曰對。必自有類。鳳必以鳳爲偶。鶯必以鶯爲偶。若以蜂配蝶。以鶯配燕。則非偶也。物既如此。人自亦然。梁鴻樂高隱。惟孟光布素之服。隨其高隱。可謂賢也。若嫁孟光爲石崇之婦。而金谷中置此布素。謂之佳偶。可乎。西子千古之美婦人也。孟子謂之不潔。范蠡載之五湖。又不知作何品題。大都賢與賢爲偶。色與色爲偶。才與才爲偶。各有所取耳。若我花天荷者。才色入也。若無才色佳人。與我天荷爲偶。則終身無偶可也。此婚姻所以又爲一病也。老丈言雖藥石。細思之下。知能起我膏肓之病否。老人聽了大笑。道。秀才何見之小也。功名之路。豈止一途。但就人之力量。以取之耳。有王者之力量。可以取王者之功名。有霸者之力量。便可取霸者之功名。有英雄豪傑之力量。便可取英雄豪傑之功名。若僅有筆墨之力量。亦不過僅取筆墨之功名而已。秀才既慕傅介子班定遠之功名。怎說無路。只要秀才有傅介子班定遠之力量耳。不知秀才果有此等力量否。在天荷道。力量亦大小不同。一分亦力量。十分亦力量。百分亦力量。我天荷怎敢誇口說個有大力量。又怎敢說個沒力量。但不過於此等功名。願學焉而已。老人聽了。連連點頭道。好個願學焉。此便是秀才一生受用處。功名已盡此矣。至若佳偶。天既生鳳。必定生鳳。天既生鶯。必定生鶯。天既生梁鴻。必定生孟光。此陰陽自然之配合也。只恐人事偶乖。一時不便偶湊耳。若夫既生秀才之美。未有不生秀才才美之對者。第秀才願見于一時者。不知在何處。而目前所見。又皆秀才所不願見者。故秀才憤然以爲病耳。此病直到見後方知錯害。此時說也。無益。天荷道。據老丈如此說來。則是我天荷功名婚姻二者。尙有分。老人道。若功名無分。則秀才不作傅介子班定遠之想了。若無婚姻之分。則秀才不動才美之思了。既作此想。既動此思。正青雲之開其路。而紅絲之繫其足也。怎說無分。天荷道。老丈既知我之於功名有分。必知功名之分。在於何地。既知我之於婚姻有分。必知婚姻之分。屬於何家。不知可以明明見教否。老人道。婚姻不必求。然不求而自得。可以不言言之。近洩漏不言可也。功名雖求之尙未可得。然得乎求。又不可言之。以指迷。卽言可也。花天荷聽了。老人言論。字字若有深意。因大驚道。原來老丈乃神仙中人也。弟子花棟師事之。以聽言論。猶爲過分。敢踞坐以取罪咎乎。因長跪再拜請教。老人見了大喜。以手扶起。道。子機靈性。實具英雄之骨。不惜虛心。可教也。子欲知功名之路乎。試思功名之路。生於治乎。生於亂乎。花天荷因答道。治則天下平矣。何功名之有。抑生於亂耳。老人道。子言是也。可再思。今天下孰亂。花天荷道。今天下四方皆安。而亂者止兩廣。峒蠻耳。老人大笑。道。眞留心世事人也。予謂英才不謬矣。天下之亂。正在此子之功名。亦正在此。花

天荷聽說他的功名在此便沉吟不語。老人道：「子何不語？」花天荷又沉吟半晌，方說道：「老仙師謂亂在此則然。若云弟子花棟之功名在此則又恐不然矣。老人道：「亂既在此，子之功名何又謂不在此？」花天荷道：「弟子聞功名起于勘亂，峒蠻之亂固在此。我天荷實無勘峒蠻變亂之才，則功名從何而得？」老人道：「予聞子精于韜略，審于運籌，方將大展經綸，何反難此小事？」花天荷道：「搏虎不難，而搏負隅之虎則難；屠龍雖易，而屠潛淵之龍則不易。何也？」地之險助之也。今峒賊雄據萬山，其出劫也猶鷹鳥之攫物，其伏匿也如鼠之在穴，無由而搗之，不能搗其巢，安能成其功？故弟子不敢謂然也。老人大笑道：「子既自謂雄才，又何自委靡？」圖王霸之業，尙自有人。天下豈有不能破之賊哉？惜子不虛心以求收賊之方略耳。天荷道：「豈不願求，但恐無路。」老人又笑道：「諸葛草廬，黃石圯上，自在人間。何云無路？」花天荷見話有因，因自大悟道：「我弟子何愚也！弟子既遇仙師，則仙師即今之諸葛黃石公也。又何必他求？因仍長跪以請道。」乞仙師成就，老人大笑道：「子誤矣！子偶以理言，謂天下有人耳。非云我即其人也。子切勿過疑，轉使我不自安。」花天荷道：「我花棟之愚蒙，已承仙師言下機鋒，點醒八九仙師，既已點破，又復愚蒙之，恐花棟之愚蒙不至若此。」仙師若慮花棟不誠，必欲再試之，切念花棟朴心之，以一念感通生死無二，乞仙師監察而卒憐之，使我花棟速沾時雨之化，真再生之父母矣。老人又大笑道：「子如此認真，倒教我沒法。若只管回你，只道我推脫不肯輕傳，欲要應承，却又將何發付也罷。我昔日曾遇一異人，授我祕書一卷，他說能熟讀之功，名婚姻俱可遂意。我因心游世外，用他不著，故辭而不受。他又說如用不着，可收下，倘遇有緣人轉授之，亦可也。我懷此二十年，竟無一人可授。今適遇子，子又諄諄求，或是機緣，也未可知。我只得取出贈子，用得着固好，用不着也。休怪花天荷聽了滿心歡喜，因再拜致謝道：「多感仙師慨然垂慈，但不知天高地厚，何以爲報？」老人又大笑道：「報非所望，但無心中與我相遇，雖是機緣，却亦不易。可起來，令人多沽美酒，與子痛飲，而別方不負天地成全山川作合也。」花天荷原是一個快士，聽得老人要飲酒，甚合其心，愈覺歡暢，乃立起來，叫花灌重沽酒。這一番成了知己，乃更比前番飲得有興。正是：相逢只道本無心，說出緣由却有因。不欲分明將酒渾，又難冷淡把情親。言徒充耳終疑假，事若關心自認真。怪怪奇奇雖莫測，大都天地曲成人。老人與花天荷談天，輪地，你一杯，我一盞，也不勸，也不推，直吃得日色平西，二人俱昏昏然。老人方立起身來說道：「酒轎了，因在懷中取出一本書來，付與花天荷道：「功名婚姻俱在其中，慎毋輕視。」花天荷雖已半酣，然存心謹慎，見老人贈書，忙用雙手接了，放在一塊高石之上，對書恭恭敬敬的拜了四拜拜完，又對老人也拜四拜，然後將書收入懷中，竟不開看。老人見了

大喜道子誠大器異日功名正不可量遂拱手要別去花天荷忙留住問道仙師鶴駕知不可留但求示法號以志不忘老人道孤雲野鶴有甚姓名今與子在此天台山中相遇即喚我作天台老人可也花天荷道仙師既容弟子依傍門牆則弟子從師勿相避也敢請後期老人道今日之會有期否今日之會既無期則後日之會又安可預期一聽機緣可也言畢竟飄然而去止是來忽風分去忽雲豈容人見與人聞大都天上蓬萊客不是凡間野鶴羣花天荷見天台老人來去不測行止裕如如是異人又見授書打動心事不勝驚喜看他去遠方叫花灌小雨收拾了緣路回寓到了寓中見天色大明起來收拾梳洗完了然後取出書來細細一看是甚祕書但見萬山疊嶂千嶺條條千條嶺上雅雅沓沓起峯登萬壘山中縱縱橫橫分道路左一條右一條橫一條豎一條道路左右紛紜一層高一層低一層彎一層直猶如聚冰奇峯怪石若躡若踞盡列虎豹之形老樹枯藤如盤如屈皆作龍蛇之狀有纜所縛早續斷續續渺不知斷續之蹤烟忽接雲忽連連接連總都是連接之勢山坳裏東一陣西一隊影影似人作猿猴之度樹當中上一攢下一簇井井然穴如蜂蟻之窩中列旌旗圍岩繞壁便是賊魁之寨柵那裏有青黃赤白之分旁開門戶通谷穿林莫非黨羽之往來何曾有親疏內外之別統觀之峒中有峒峒外有峒峒不知其出沒細察之一峒有一峒之名峒峒有峒峒之名如畫沙而不亂一峒有一峒之號峒峒有峒峒之號如列眉而排然概視之里非有里程不有程何能計以遠近實按之一里有一里之遠里有里里之遠如丈量而不差一程有一程之遙程程有程程之遙較尺寸而不失何首何尾分明此去此來如見大都山川數千里能觀於此而賊形已宛然在於目中積寇幾千年誠察於斯而妙算已安外運之掌上花天荷細細一看却是兩廣的一幅山川圖圖中細注某山屬某府某州某山何名某山有峒某峒何名某峒至某處多遠峒賊何名或大道或小徑何處最險何處最險何處可行何處可止皆一一注得分明兩廣山川雖多於此一覽皆了了無餘花天荷看得分明不勝大喜道彼此峒蠻在我掌中矣老人其仙乎遇之誠大幸也看完兩廣圖再揭第二幅一看却也不是什麼祕書乃是一幅名園圖園中有樓閣有亭樹有池塘兼之朱欄曲檻白石瑤階花木扶疏與閣相映十分美麗又十分幽靜畫後并無款式却不知是何處園圖再三推詳不出只得放下每日只將兩廣圖細細展玩展玩既久不覺兩廣的山川形勝并賊之出沒俱了了於胸中矣花天荷只因胸中有此方略有分教

明覓封侯暗憐夫婿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感仙傳挺身呈妙策 或譏言無意出奇兵

詩曰

明眼商人已獨裁，蓬心下士尚疑猜。出奇定要出奇胆，破賊還須破賊才。否則妙機都坐失，不然好處轉成災。始知世上艱難事，惟有英雄作得來。

話說花天荷自得了老人兩廣圖終日追求出入之路，安排搗巢之計，不知不覺已將破賊的方略算計熟矣。只恨無因爲入幕之賓，不能得借箸而談。忽一日入市見府縣張掛榜文，傳示兩廣峒蠻作亂，朝廷下詔求賢之意。花天荷看得明白，滿心歡喜，想暗道：朝廷此舉正合我心。因與父母說明，父母知其志在四方，竟聽其所爲。花天荷見父母允從，竟到縣中來說知，應詔平蠻之意。要他起文書，縣中不敢怠慢，因申文報知府尊。那府尊因請花天荷當面問道：本府聞知兩廣峒蠻窠穴深深，剿除非易，故桑總兵請妙算於朝，朝中無計可施，因下詔求天下英才。此舉雖開一時功名之路，然須真有奇謀異略，能致峒蠻之死命，方不負一番跋涉。兄雖大才也，須斟酌不識所抱方略，可徵賭一二否？花天荷道：破峒賊易，識峒賊所據之山川險要難耳。愚生頗知一一，故敢効勞也。府尊聽了道：若果識山川險要，此破賊第一籌也，敢不徵求。因批允縣中申文，令其遵聖旨起長批路引，着沿途供給。花天荷得了長批路引，遂拜別父母，仍帶着花灌小雨，竟往廣東起發。正是：聖主何嘗不重賢，賢才也願拄撐天。誰知大志阪於小萬里，奔波也枉然。花天荷所過州縣，見是奉旨前來破賊之人，十分敬重，或請酒，或送禮，不敢怠慢。不月餘，早到了廣東地方。因是聖旨，竟請總兵軍前獻策効用，故不經撫按衙門，只在府中投了批文。遂在府中起了文書，又到桑總兵處報名投見。不期此時奉旨來効用者已先有數人，然皆是受賂賄，央人情要掛名在總兵軍前効功，以圖出身。却非實有奇謀妙計，敢於破賊者。桑總兵雖然收了，却看得甚輕。今日忽見花天荷來報名，報名帖上寫的是奉聖旨至軍前効用獻策。浙江生員花棟稟見，此外并不見有薦書，又不見有禮物，心下暗驚道：此人莫非是個真才。因於次日升帳，即開轅門，傳呼花棟進見。花棟到了帳前，先是一跪，雙手奉上一個大紅的手本來。生員花棟進稟拜見，左右接了手本。花棟就行屬下參禮，拜了四拜，拜畢起立。帳下桑總兵見花棟行止從容，已自改觀，再將他細細一看，只見七尺經綸，自是青年傑士。一身詩禮，猶然白面書生。玉韞輝山，翩翩儒雅中，真透出珠光劍氣。文明射斗，落落行藏外，別自具駿骨龍精兩層。聲目一蹙，非無三略六韜；隻手擎天，指一指便是五花八陣。只論貌，已知爲山川靈秀所鍾；若問才，何能悉天地陰陽之美。行止端莊，揚正人君子之用；行藏磊落，存豪傑英雄之志。言不輕發，潛窺者無以測其心胸；儀足喪威，具瞻者早已領其氣象。顏如少婦，可謂今之子房；心實老成，不啻古之諸葛。桑總兵看見花天荷生得又儒雅，又英俊，行藏

比衆不同不敢輕慢。遂和顏問道：花生員既奉上詔，不遠千里而來，以作本鎮之干城，定有奇謀異計，破此積城。今雖識面之初，或不便盡悉其才英，而破賊大義，或撫試略陳一二。何如？

花天荷聽了，因應聲道：「花棟本浙江一介書生，原非大才，但當此天下全盛之時，而久容此小醜跳梁，亦是金甌一缺。又見總戎老大人天威已震，而不自滿，假又虛心請妙算於朝廷，而在朝臣子又休休有容，不嫉不妒，又虛心求賢才於天下。君臣易屬，真千古一時也。苟有一才一技，誰不感激而思効命？故花棟忘其爲遼東之白豕，不惜馳驅軍前，願以竭其愚。今承大人不加揮叱，且進而詢以破賊大意，或戰或撫，誠厚幸也。但思邊疆之敵國，或兩相構絆，則惟有戰而已；必戰勝而後安。內境之小民，或飢寒而作亂，則惟有撫而已；必撫寧而始靜。若雖屬內境，而又實居邊疆之兩廣，峒賊則全靠帖然撫以安其身，又賴戰以惕峒。若靠戰，豈能盡剿？戰警一又賴撫以戒其百，而峒賊性最狡獪，奸惡若全靠撫，豈盡帖然撫以安其身，又賴戰以惕其心，以戰撫必至於互用也。雖然，撫易而戰難，所謂戰難者，非兵不利而將不能，蓋地利之險阻不知也。今花棟敢於千里而奔走効命者，竊欲於地利効一臂也。破賊大意，此其一。二乞大人加察焉，或可或否，謹以待命。桑總兵，心歡喜道：「花賢契高才，只此數語，可窺八九，實不負明詔也。因命他坐。左右忙設一座於帳下，請花天荷坐了。桑總兵問道：「本鎮數番進剿，每失利者，正賢契之所云地利不知也。賢契若果知此利，則破賊易易耳。但此兩廣地方，東至南韶，西至柳慶，周圍數千里，山中峒峽，也不知其多少。峒峽中積賊也，莫能稽查。本鎮細考廣輿，并諸誌書，都不能詳載。即訪問遺老，也都道止曉得眼前幾個峒賊名耳。至於峒中之徑路寨柵，那裏得知？賢契既是青年，又遠從浙中而來，此地又非熟游，不識緣何得知此中地利，不妨教我花天荷因打一恭道：「天下地利，必待熟游而後知。無論青年坐守，不能周知，即白首奔馳，亦恐不能遍及。花棟因奉異人之指點耳。桑總兵聽了點頭道：「此言是也。花賢契既得異傳，則明於地利無怪矣。兩廣之民，何幸也。本當重授奈賢契初到方略，尚未細陳，且暫署幕府監軍，候稍有次第，再行題請。花天荷拜謝了出來，早有監軍衙門的職軍人役來服侍。一霎時是轟動了合營。他人猶不在意，那幾個同奉旨來効用的，聞知花天荷方一見，便授了幕府監軍之職，不知是那裏來的這樣大靠山。大家猜猜疑疑，着人打聽過日。忽桑總兵又傳呼相見，這番相見，更加優待。先賜坐待茶，茶罷然後問道：「賢契前日所言地利，可便言一二否？」花天荷道：「花棟若不上呈大人，則此來何事？但峒中之地好，關於兵器，倘浪泄於人，則出奇不便。敢求元戎大人暫屏退左右，容棟細述。桑總兵點首以爲然，因退入帳後，止命花天荷隨入。其餘將士俱令侍於帳外。花天荷乃細說道：「今廣東辟在南方，

山必險峻。嶺必盤迴。而山嶺險峻盤迴中。有峭壁懸崖。可容人栖息者。則爲險爲峒。良民不可居。此乃天生之賊巢。賊穴。惟賊據巢穴。故大小之峽。皆有名號。在東者有斷斧峽。爲賊青削天所據。在西者有落星峽。爲賊花皮豹所據。在南者爲臥虎峽。爲賊滾地雷所據。在北者有禿屍峽。爲賊鬼頭石所據。四散者尙有乾魚峽。夾板峽。竹竿峽。馬腹峽。一時間也。說不盡。惟側影蓬下大藤峽第一險阻。乃峒賊瘟火蛇所據。此賊在衆賊中。最爲凶猛。任是衆賊合併一處。也不敢惹他。故他要攻劫府縣。衆賊不敢不攻。劫他若要退避。便一個賊也不敢出山。他若要戰。則衆賊莫敢不戰。他若不受撫。則沒一人敢受撫。故爲今之計。惟有出奇兵。先斬了瘟火蛇。則各賊不戰而服。不撫而向化也。桑總兵道。賢契所言之峽。本鎮亦略聞一二。譬如瘟火蛇。本鎮亦知其爲賊首。亦知剿平大藤峽。諸峽自服。但是聞大藤峽在萬山之甲。最爲深險。又爲諸峽所護衛。路徑皆不可識。兵馬如何敢入。兵馬入尙且不可。而况搗其巢乎。花天荷道。兵馬不可入者。不識路徑也。花棟俱已備知。這大藤峽峒中。雖是第一峽。其實內中狹隘。止可容一二百人。其餘皆散住小洞。瘟火蛇自恃猛勇。爲人殘暴。不得衆心。衆人受其害者。皆恨其不得死。就是斷岩峽。落星峽。臥虎峽。道東南西北四峽。名雖服他。調度爲他。護衛然各賊皆思獨立。也不甚相親。况這大藤峽。雖說在萬山之中。若要從正路入去。便深遠莫測。足有百里。殊不知有小路。由青羊嶺。破甕谷入去。只有十里。便到麻石灣。再從麻石灣向南。扒過乾水缺。繞着一帶蛇皮樹。只三里。便轉入大藤峽的七曲關。過了關。不十里。便是挖踏墩。過了挖踏墩。不五十里。便是大藤峽。明日元戎大人可先下一檄。稱是朝廷詔書。赦各峽已往之罪。限一日。俱要請會城受撫。不到者。即搗巢斬首。衆賊自嬉笑。不以爲然。待過了限期。不來受撫。却移大兵數萬屯於城下。虛張聲勢。以爲搗巢之舉。彼縱驕狂。亦必聚賊把守。暗暗挑選驍勇一千。乘夜打點。從青牛嶺入去。出其不意。不半夜。便可直抵大藤峽。斬瘟火蛇之首矣。若斬了瘟火蛇之首。號令軍前。則各峒之賊。自拜首而受撫矣。桑總兵聽了歡喜道。不知可確有此捷徑否。若果有此捷徑。便不愁大功不立矣。花天荷道。花棟所授。乃得自異人。言皆驗。豈有不確之理乎。桑總兵大喜道。既如此。賢契所言峽名。賊名。并出入之道。路遠近。本鎮一時記不清了。賢契可細細寫一清冊。以便本鎮好按冊行事。花天荷領了命。打一恭退出。隨即將所言的方略。并地方賊名。細細造成一冊。又將道路曲折。畫成一圖。呈上桑總兵。桑總兵看見畫的大路。一轉一折。盤去又盤回。所以遠了。所畫的小路。直捷徑。所以近了。某賊出劫。當由某路。邀接某賊。攻奪某地。伏擊來去。蹤跡明明。白白。歡喜不盡。因操練人馬。又選挑精壯。欲以爲奇兵之用。又時時傳花天荷入見。入見一次。必有賞賜。軍中將士看見。俱

以爲榮惟有奉詔効用的數人。雖也挂名在幕府之下。却落落翼翼。尤覺不堪。因大家約了同來拜賀。花天荷花天荷。雖也往來答拜。寒溫相接。然有才人與無才人。情意終不親厚。每每問及所呈方略。花天荷止以言語搪塞。不說出真情。衆人更加妒忌。再細細訪問。方知花天荷冊中獻出搗巢路徑。故桑元戎歡喜。因大家商量道。他若出奇。成了搗巢之功。則我輩皆不能立足於此矣。今喜納戎仁柔無斷。莫如我輩公上一呈道。破他出奇之險。自然疑而不敢行了。衆人算計停當。遂作一張公呈。暗暗的呈上了桑總兵。桑總兵打開一看。只見上寫着。

爲狂言負國。不可輕聽。事竊聞用兵以正爲貴。以奇爲戒。正兵雖不勝。決不至於失事。奇兵縱僥倖成功。亦難於持久。故老成者寧以守正而保封疆。決不出奇兵而蹈危險。雖出奇一道。兵所不廢。然止可用之平一時之禪亂。而不可輕用以開久遠之弊端。今兩廣洞蠻爲害已久。正兵相持。雖互有勝敗。不失保境之常。若輕信狂言。快貪險功。無論自取破敗。即一二要算。亦不過斬一人。搗一峽。獲一日之勝。而羣峽之賊。豈能盡平。羣洞之賊。不能盡斗。豈不因此而反加仇敵乎。使復再戰。戰必費力。若欲更撫。愈不信矣。爲害豈淺哉。况藤峽深邃。徑路僻奧。知者尙不能測。其一二遠鄉之人。何由知之。不過借托奇異。以爲僥倖功名耳。倘有差失。死者死矣。費者費矣。而斯人之辜。不過一身。而罪歸於上者。不忍言矣。某等承恩慕下。聞此狂言。知踐危道。不敢不瀝血上呈。統祈原諒。不勝待命之至。

桑總兵原是一個多疑之人。再看了衆人公呈。便不覺恍惚起來。暗想道。公呈上却也說得有理。就是誅了瘟火蛇。各洞之賊。安能盡誅。况且瘟火蛇。勇異常。又所居大藤峽。十分險隘。千餘人莫說入去甚難。就是能入去也。未必便能殺得。瘟火蛇若殺不得。瘟火蛇錢糧又費去。兵將又損折。轉使衆賊攻。將劫奪有名。此事所關非小。不可不算。桑總兵心上自有這一阻隔。便覺出奇的念頭。冷了八九。兵馬也自不練。選的精壯。便不睬。不睬。花天荷原常常接交議論。今便漸漸疎了。花天荷初還認他有公事忙過了些時。全無動靜。心下詫異。因乘空請見道。大人既欲圖取破賊大功。爲何連日又懈而不急。桑總兵道。不是懈而不急。本鎮因想峽賊洞中擁衆數千。瘟火蛇又猛勇過人。况斷崖諸峽。皆聽號令。若千餘人入內去。無異驅羊就虎。豈能便得成功。花天荷道。正兵相接。富論衆寡。奇兵出其不意。若迅雷之不及掩耳。又安論其衆寡。大人麾下之兵。豈不如洞中之賊。試驅之對陣。自獲全勝。然連年不能勝之者。賊忽來忽去。但出奇耳。故時時得利。大人胡不思之。桑總兵道。奇兵縱勝。不過一舉耳。終須用撫。不戰而撫。已自生疑。用奇勝後。再用撫。恐愈生疑。故本鎮踟躕耳。花天荷道。撫之生疑者。無威可畏也。誠用奇而誅其渠魁。軍威已壯。求撫不暇。何敢生疑。大